

光阴不老,岁月有痕

游黄河

小时候,就很喜欢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,特别是读到“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”这一句,就想起我读书的那些早晨。

初夏,我起来的时候,太阳就老高了。厨房的地面,高低不平。一大片阳光从苍老的木窗子里扑进来,打在地上,一格一格的长条条。从厨房最里端墙边,然后慢慢地往后退。一柱柱的光,斜斜地掠过半房。柴火的烟雾,蒸饭的热气,人走动的微风,鸡在厨房拍翅都在光柱中泛起羽毛般的尘粉。那些很有灵性的白精灵,很像村子里放电影,从机器射向银幕的那道光柱里,不断闪烁的光芒。

我弯下腰,蹲在地上洗手,光柱就在我身上缩成一团,然后我猛地站起来,光柱里陡然飞舞起了一团细小的“白雪”。

有的时候,那些光柱里静静的,我倒有些不甘寂寞。故意晃动几下,母亲不知道

我忽然在干些什么,可是我也不说,只是坐在桌子边上,拿上筷子,举了起来,又连连地咳嗽了两声,这才吃起饭来。

厨房里的墙,渐渐被烟火染黑。而母亲的头被烟火染白。那些白色的光依旧亮堂堂地闪进厨房。

只要有人站在那些光柱里,屋子顿时亮了起来。南边的那口大水缸,被水桶划过的一溜溜小丝线般的裂痕,拉上了岁月的黑丝线。挂在细铁丝上的炒锅,早已熄灭的火贼子,还成串地匍匐在毛茸茸的苍耳一般的黑上。火塘边上的那些土砖,凹凸里盛着从半屋里坠下的尘粉。倒是丢在角落里的柴火,散发着簇新的香味。

五月忙栽田。那时候也是吃食青黄不接,不过,阁楼上应该还藏着米泡糖。母亲总喜欢留一手,冬天把冬米糖切好,母亲一定藏一些到阁楼的米坛里,总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拿出来。

大人去田里,山边,地里忙农活去了,我进了母亲的卧房,去阁楼找冬藏的米泡

糖。忽然我见到了那两长条的阳光。那是从阁楼顶上的亮瓦里照射下来的。两溜长长的阳光,从放梯子的那长方形的缺口里泻下来,还是那样新鲜,那样细腻。我扑通着上楼,却少了那些在光线里起起伏伏的毛茸茸的“白雪”。

原来结实的梯子,却有些细微地喘息起来。阁楼上的原木,倒挂了些长溜溜的黑线条。碰到头上,手上,碎成一摊黑粉末。我不知道,那是不是岁月的痕迹。

米泡糖果翻不出来,倒是翻出了半袋子书。那些书,拿在手上,竟然捏出很细很细的粉粒。想当初,读这些书的时候,手指跟书页,结合得那样的亲密,生怕手上有一点点的污垢,在白花的书页上,捏出一个小小的梅花印。

有的书上,竟然写了些莫名其妙的字。那些字也都带有魂飞魄散的浸渍,淡了它的筋骨,散了它的模样,散淡了它的气息和惆怅。白花的阳光映得它更显苍黄。

走过天井的时候,又遇到了大片的阳光灌了进来。像是栽在院落里的一棵阳光树。两重的堂屋上下,倒是那些寻旧主的燕子,勤劳地进进出出,唧唧喳喳地生儿育女,也不知道那一对燕子是旧识还是新欢。

新鲜的阳光,却铺在满地的青苔上,一路上碾压过去,一路上又抚摩过来。撩拨得那些青苔闪烁着昂起了头。

日日走过的青石板上,先是爬上了一些绿意,阳光流到那里的时候,绿意如春,而青石板却已疲惫,满头斑驳的皱纹,横七竖八地交织在一起。小时候看到的那一条如青线般蜿蜒着的细痕,却也掩埋于岁月的沧桑里了。

倒是阳光,还是那样如水般鲜嫩地铺在了墙角里,黑瓦上,颓圮的土墙上,招摇如花的绿树上,还有半墙上生出来的狗尾巴草上。

我总在想,光阴怎么就不老,而岁月却有痕了呢?



春之舞

茹冰 摄

山村夜色

董国宾

住在山村的时候,不曾想什么,薄薄的暮色开始垂落,东家西家还有山间自然而生的竹林和山野,便自然泼墨成一幅天然山水画。

又窄又弯的山道没人影,东瞧西看的风,仍张口说着白天没能讲完的话。山弯里一湾水影混在夜色中,只有水波还在调皮地想心思。天地间夜色弥散,万象隐了行迹,小山村像滑落的一滴墨,点缀在东伸北沿的山脉里。山村的夜,就这样开始启航了。

若说山村夜色空寂和落寞,因为你还没有走进。最简单的野草花,也会很迷人。龙葵、苍耳、泥胡草、鳢肠、虎耳草、狗牙根,这些不闹眼的事儿,都扎根在山洼里。它们当中没谁出过家门,相约守望在这片净土中。夜静下来,虎耳草警惕地眯着眼,一片一片长不大的小绿叶,威威地吐着一片香。狗牙根幽冷地低语着,苍耳、龙葵、泥胡草也眨着眼睛四处看。茫茫夜色中,它们仍做着各自的一份事儿。山村的夜,生动祥和又安宁。

蛙鸣使夜色更清越,像条弧线横在空中,敲击着山色和夏夜。松枝间,小松鼠不小心弄出几声响动来,山溪又在“咚咚”地唱夜曲。草棵里,嶙峋怪石中,百虫“唧唧”,和鸣如潮,若细雨遍洒大地。农耕的田地里,也会“窸窣窣窣”传出响声来。小路绕过几湾水,又穿过一块块菜畦和石峰,涂了墨的密丛间,一束束温暖的灯光传出来。朦胧的影子里,一两声狗吠叫得响亮,接着又是一大片。这家那家的门户里,惬意的牛进了栏,一张张犬嘴仍不肯离开食槽,从山里割来的草料真是好味道。看不出一点整洁的屋檐下,小孩子不再讨嫌,持家的女人安闲了,却又分不清是在看电视,还是在穿针引线。灯火处,一个个模糊的影子晃动着山村的夜。

朗月来到山村,便看出一片闲静来。天地间若细雪纷落,山洼、高峰、田地和水湾,一片柔洁和莹白,亮蒙蒙的山谷和村庄像是浸在水中中了。月色停在果园里,羞红了脸的果子笑容滴落一地,满园子都是喜色。朗月的脚步走进竹林,便是一片静谧了。冷静的竹静止一般,像是在沉思。月光漫过来,夜的微凉浸在竹节里,山村的夜仿佛停滞了。山脚下的小野花倒是很调皮,一挤眼便把月光招过来。萱草丛丛,土芹蓬蓬,杂树泛着青色,遍生的小野花沐尽月色。这个家族中,你可以到月光里去聆听。银色的月光下,亮闪闪的山村宁静又欢逗。

住在山村的时候,不曾想什么,山村的夜色尽在静美中。

油锅里的黄玫瑰

刘满英

父亲在世时,喜欢用韭菜、鸡蛋和面自制一种菜肴,我把这道菜称之为:油锅里盛开的黄玫瑰。

1985年,我19岁,刚参加工作。母亲在禾丰水泥厂大集体,带着做零时工的三姐。父亲希望弟弟妹妹以后能有好的前程,毅然放弃调到邻县国有企业当书记的机会,请求退居二线,带着我和刚转学县城读书的弟弟妹妹,调到本县城一家国有企业。

家里生活条件不是很好,二个姐姐已经嫁人,三姐没工作,而且身体不好,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学校读书。家里所有生活来源来自父母工资,还有我学徒的29元钱。父母两地分居,使得生活更加拮据。

从未做过饭的父亲,此时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。每天天不亮,

父亲就起来生炉子,常常被浓浓的烟呛得咳嗽,等把早餐做好,弟弟妹妹们吃罢饭上学,父亲再去菜市场买菜,挑选实惠的白菜、萝卜。生活很清贫,常常一个月也难得见一次油星,弟弟妹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父亲担心弟弟妹妹的身体不好,影响学习。总是想方设法变化菜式。在那困难的年代,鸡蛋也是上等的菜肴,家里人多,父亲为了让大家都尝到鸡蛋鲜味,于是想出用韭菜加鸡蛋的办法。

取两枚鸡蛋,打碎搅匀,加入切碎的韭菜,清水,少许盐,味精,姜末,淀粉,面粉和匀。把和好的混和物放入七成热的油锅里,放少许油,做成饼模样,再用锅铲切割成一小块,翻两个身,等饼成金黄色,即可出锅。捞出来的蛋饼子,盛放在盘子里,像极了在绿叶衬托下的黄玫瑰。再烧

热油锅,放入辣椒,蒜,姜丝,把蛋饼子回锅一炒,放入料酒,那香喷喷的鸡蛋香味,色泽焦酥可口,让路过的人垂涎欲滴,嚼在嘴里,面粉在油脂的催化下,纹理细腻绵滑,加上韭菜的清香,鸡蛋的鲜嫩,给你制造意想不到的惊喜,极大地满足了味蕾的需求,母亲每次从水泥厂回来,父亲总要显摆他的拿手菜,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模样,父亲在一旁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一千位父母,就有一千种拿手菜。这些拿手菜,多年以后,还会在儿女的舌尖回味。岁月匆匆,膝下承欢的儿女,在美味的菜肴里长大,翅膀逐渐硬实。那记忆中的平房,黄昏,淡淡的灯火,父亲系着围裙,洗手,择菜,打蛋,切韭菜,摊蛋饼,下油,放料,菜香四溢的影像却依然那样清晰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之久,但那朵盛开的黄玫瑰却永远永远开在我的心间。